



名家美文

父亲只是一本书

□ 红孩

张教授是我二十多年前认识的一位师长。那年,我们一起去东北参加红山文化的研讨会。恰巧,我俩被安排在一个房间。对于红山文化,我没什么研究,就不可能写什么论文。主持这次活动的宣传部门的领导喜欢文学创作,他对我说,你来就行,最好会后能写篇散文,也算支持我们地方工作。

我对张教授的了解不太了解,如同他对我知之甚少。我是先于张教授到会的,他来到客房时,我已被当地的几个文友约出去喝茶了。等我回来,只见教授拿着自己的论文还在反复阅读修改。我冲他友善地一笑,说您这做大学问的就是不一样,他又安静地看他的论文。

晚上睡觉前,我们就彼此关心的话题交流了一会儿。张教授告诉我,他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现在在社科院工作,从事历史考古研究。他有一个儿子,在美国博士毕业,办了绿卡,就定居在那里。我说,您老的身体看上去不错,肯定能再干个二三十年。张教授听后,又说了句:哪里哪里。

次日上午,红山文化研讨会顺利召开。张教授等一干学者、专家、教授纷纷发言,让我大开眼界。轮到我发言时,我只说这次来是向大家学习的,几位专家的发言引发了我对文学创作的很多联想。当然,我重点就张教授的发言表示了几多赞许。会后,主办单位邀请我们到就近的几个景区、文物单位进行参观考察。路上,张教授对我说,老弟的文学感觉不错,回京后我们要多交流,常联系。

我说,那必须的。

经常外出开会、采风,认识的人很多,有的开始还热络得很,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地又成了陌路人。人在三四十岁的时候,喜欢社会交往,特别希望结识有成就的人,他们会在许多方面给予你帮助。我从小就喜欢跟比我大一二十岁,甚至大上三五十岁的人交往。我不大喜欢同学会,同学之间往往因心存嫉妒而不愉快。等人过了五十,就不再想交往更多的人,更不喜欢有人在自己面前指手画脚、吆五喝六。

我和张教授开完会回到北京,最初的几个月还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半年后,就几乎不联系了。偶尔,在电视上会看到张教授对于某个新发现的文物进行讲解,有时也会看到他参加鉴宝类的节目,我知道,他对于

当下的收藏热也是不甘寂寞的。据说,参加鉴宝类的节目出场费不低。不过,我有时也为张教授担心,这万一说错了嘴、打了眼,岂不毁了一辈子名声?

一晃几年过去了。我与张教授再相见,是在美术馆举办的一位留法画家的画展上。显然,张教授心思是不在画上的,他来完全是出于面子,那个留法画家是他儿子的中学同学。小的时候,那个孩子没少到教授家玩。他看着教授家一面墙的书籍感到很惊奇,这世界还真有嗜书如命的人。最让那个孩子颇为惊奇或者说有些心惊肉跳的是,教授家的书籍里居然有好几本裸体画册。那毕竟是上世纪80年代初啊!我从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了张教授,他尽管依然保持着过去的优雅,但毕竟七十多岁了,

背已经开始驼了。记得第一次相见时,他个头要比我高上四五厘米,现在他已经和我一般高了。在北京现代文学馆,我看过巴金、丁玲、郭沫若的雕像,看着他们不足一米七的样子,总觉得与他们在我心中高大的形象很不相称。后来细想,四川、湖南等地的人比起西北东北人,身高确实不占优势,好在他们有超人的文采,也算是平衡了。张教授见到我,自然很高兴。他说,在报纸上经常看到我的文章,希望我坚持,等到他这个年龄,必然会有大的成就。我说,我那都是小打小闹,您那些学问才是真货、硬货。张教授听后还是像过去那样,连声说:哪里哪里,我那点东西真的不足挂齿。我问教授夫人可好,教授面带伤感地说,老伴儿去年走了,突发脑溢血。我问,那您现在一个人

过,还是……张教授说,他目前身体还可以对付,等再过几年就准备去养老院。我说,您儿子不能回来吗?张教授说,他在那里有他的工作,身边还有两个孩子,回来难啊!在我接触的专家教授中,也包括一些老年人,像张教授这种孤独老人并不在少数。有的老人在去世前,远在异邦的儿女都来不及回来看一眼,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其难度比登天还难。张教授曾对我说,他如果将来有一天死去,他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捐给国家,甚至是他的遗体。我说,您的儿子会同意吗?张教授说,我的东西孩子不要,他说他只有我有代表性的那本书带走,算做是一种念想。

如今,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张教授告诉我,他按照计划已经搬到北京昌平的一家养老院中了。教授在那里不再做他的文物考古研究,他只是听听音乐,和几个说得来的老伙计打打麻将,讲讲笑话罢了。至于他家里的那一面墙的书籍,除了留给儿子的,那一本,他都捐给了西部一所大学的图书馆。他但愿那些书,能被热爱阅读的人们信手翻翻也就满足了。

作者简介:红孩,本名陈宝红,1967年生于北京,1984年从事文学创作,曾供职媒体二十余年,现担任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代表作品散文《东渡东渡》《我的姐姐叫萧红》等。

天涯诗海

像大头菜一样的父亲

(外一首)

■ 马洪涛

日子,用六十五年的时间
把父亲腌渍成了一颗大头菜
黝黑的皮肤,和被汗水反复浸泡的凹凸
农闲时,走街串巷
贩卖金果棒、焦切糖和茴香花椒
声声吆喝,领回一地月光
换来生活中的浓郁馨香

偶尔贪杯,影子醉成一摊淤泥
语言里含有亚硝酸盐的颗粒,伤人
唯有母亲的沉默可解毒,可安抚颤抖的星子

如今,父亲用大头菜一样的身子
将儿女抚养长大
我们也继承了他血液里析出的全部的盐

我总是听到父亲的轰鸣声

小时候,父亲是一台挖掘机
铮铮的机械声能够碾碎生活中的石头或瓦砾
铲斗里塞满了规矩和礼仪
及时地,平整我性格中凹凸的部分
履带般的臂膀总是轻易地将我和妈妈举起
去采摘日子以外的月亮

长大后,父亲是一列绿皮火车
载着一厢月光,去和晚霞交换夕阳
偶尔晚点,但从不误路
一次次跨桥梁、爬高原、钻隧道
拉出一声声的汽笛
像与命运发生碰撞时,发出潮涌般的呐喊

现在,父亲是一辆拖拉机
轰隆隆的咳嗽声淹没公鸡的鸣啼
一杯廉价如柴油的地瓜烧榨扶着父亲
歪歪扭扭走到田头和地下的亲人唠家常

一只乌鸦衔着夕阳,飞进他的眼睛
吃晚饭的时间到了

生活记事

父亲的“老古话”

□ 赵柒斤

与绵延不绝、柔软似水的“母爱”相比,“父爱”虽显得“苍白”和“生硬”,却有恒久弥新的生命力。

在农村老家,读了高小的父亲算是“知识分子”,可他平素话语却很少,更不会像母亲一样事无巨细地整天对我们兄妹彰显着关爱。只是在我们兄妹做错事或不听母亲话的情况下,父亲才用富有哲理且通俗易懂的“四言八句”教育我们。故而,父爱留在我脑海里除了有点“冷”,便是他教育我们兄妹的许多“老古话”。

其实,父亲的“老古话”就是他捡到的一些经典谚语和改编的“哲思短句”。因带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人文基因,称得上是民间智慧的凝聚和老百姓语言的结晶。而父亲的“老古话”又像按时间、空间规律装于头脑,总是针对不同时间、境遇、场景等信手拈来,脱口而出。

上学前,父亲常说“肥田出穗稻、

惯子定不孝”,提醒母亲不能对我们兄妹溺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上学时,因偷懒或贪玩忘做家庭作业或粗心答错题,父亲结合他种田体会用“只有懒人、没有懒土”、“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等启发我们在“勤”和“钻”上下功夫;读初中后,暑假及部分周末回家,父亲常安排我帮家里干一些农活,锄草、整地、摘茶、采桑、拔秧、割稻、插田等一样没落下,每次看到我汗流浹背叫喊累时,父亲便传授诸如“只有汗滴禾下土,才知粒粒皆辛苦”、“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等人生哲学。印象较深的是30年前“双枪”时,一家人插好1.5亩水田晚稻秧苗后“躲”进树荫时,突然刮起一阵大风。父亲见野草疯狂摇摆,便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出自唐太宗李世民的《赐萧瑀》。当时父亲还根据唐朝开国二十四功臣之一萧瑀的经历教育我们,只有坚守自己的“基本原则”、做到随风倒而不怕弯腰的“草”才

能生存下来,并说这种草的“情商”一般都比较。言外之意是教我们往后做人处事、交朋友等,在不放弃底线情况下不能一根筋……

参加工作后,父亲的“老古话”更多的是告诫。去县城上班的头一天晚上,从不吸烟且“胆小如鼠”的父亲就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语重心长地告诫:“今天你抽了不花钱的烟,明天你就要花钱买烟抽”、“你敬别人一尺,别人会敬你一丈”、“一技在手,终身不愁”、“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父亲的这些“老古话”几乎涵盖职场廉洁、敬业、同事相处之道。母亲说,这也是我父亲一生做人做事的基本信条。

父亲年轻时是木工匠,那时候上门给人做活,主人一般都会想方设法用好烟好酒招待。父亲却“拒烟酒、永不沾”,一门心思钻研手艺,不仅成了方圆十几里有名工匠,且赢得乡亲们信任,被老乡亲们推举掌管生产大队

钱粮的“保管员”,能为一顿下锅米和一双凉鞋犯愁吗?可偏偏那大米、钞票飘不进我家门。父亲悬在腰间的仓库钥匙挺拔起身形——“公家东西莫沾”,就如同关公手中的那柄青龙偃月刀,斩断了邪恶的物欲流毒,守护着我家的高贵和纯洁。期间,有些“识时务”的“好心人”劝我父亲,伸手可得的东西不要白不要,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可父亲总淡淡一笑,谢绝“好心人”一个接一个的“人文关怀”,他往往让母亲在除夕前含泪奔赴100公里外的娘家借钱借粮应付春节,那些年的春节,尽管家徒四壁,可父亲的铮铮瘦骨硬是把家撑成了一幅底蕴深厚、气质斐然的图画……父亲的“老古话”不仅贯穿于日常生活,而且作为一种精神形态支撑其一生。

父亲的“老古话”尽管讲得通俗朴素,但却具备科学性、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闲庭信步

古诗词里的父爱

□ 尚庆海

父爱如山,父爱如海,父爱无言,父爱向来以深沉著称,拳拳父爱总是猝不及防让人破防。同为父亲的那些古代诗人借诗词抒发父爱情怀,情真意切,叫人动容。

唐代诗人韦庄的《与小女》:“见人初解语哑,不肯归眠恋小车。一夜啼啼缘底事,为嫌衣少缕金花。”意思是说小女刚刚开始咿呀学语,见人就咿咿呀呀个没完,还因贪玩小车晚上不肯睡觉;晚上啼哭不休,只是因为她的衣服上少绣了一朵金钱花。诗人寥寥数语,使小女娇憨可爱、天真活泼的形象跃然纸上,让人喜欢不已。爱女之情溢于言表。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宋代文学家苏轼的这首《洗儿戏作》,是一首关于教育话题的诗作,全天下的父母皆希望自己的孩子聪明,诗人却偏偏想要自己的孩子“愚且鲁”。此诗表达了多数家长的愿望:不求孩子非得成为人中龙凤,只求孩子健康快乐过好一生。

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的《责子》:“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

爱艺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诗人虽然期望自己的五个儿都能成为良才,如今却与自己的期望差之较远。五儿都不喜欢学习,着实让人头痛。诗人以风趣幽默的口吻责备孩子们不求上进,字字句句,无不都流露出对儿子们殷切的期望和深厚真挚的爱。

宋代诗人陆游的《冬夜读书示子聿》:“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诗人通过此诗教育他21岁的儿子:古人学习知识从来都是不遗余力,只有年轻的时候肯下功夫,到了老才会有所成就;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还要“躬行”,在实践中,获得更实际的知识与认知。这首哲理诗通俗易懂,言简意赅,诗人对儿子的循循善诱,谆谆教导,用情之深切,完美体现了广阔而深沉的拳拳父爱。

清代书画家郑板桥的《为二女适袁氏者作》:“官罢囊空两袖寒,聊凭卖画佐朝餐。最惭吴隐居钱簿,赠尔春风几笔兰。”诗人囊中羞涩,挥毫泼墨,绘画春兰图送给女儿作为嫁妆,此举暖人,感人至极。

万家灯火

我爸的木推车

□ 马海霞

小时候家里有红白喜事,都要用木推车去把大姑妈接来,逢年过节也要把大姑妈接来娘家住几天。大姑妈是我祖父的姑姑,为人和善,德高望重,是家里辈分最高的长者。

接大姑妈的任务通常是我爸完成,因为我爸力气大,上千斤的石头推着呼呼跑,推个人当然是小菜一碟。那时的木推车中间有根长条凳形状的东西包着一半车轮,凸起在车子中央,两侧各搭一个竹篓,平时把货物装竹篓里。推人时将竹篓撤下,一边坐人,另一边空着,所以推着车需要技术,不然车子两边重量不平衡,容易推翻了。

大姑妈家住在山区,弯弯曲曲的山路更需要技术了。我爸堂兄弟几人,只有他技术最好,大姑妈每次都点名让我爸去推她。我爸的推车技术不仅在家族里有名,在村里也排第一。

我爸当时在生产队的小车队干活,队友都是壮小伙。小车队负责从山上运石头,上山容易下山难,推着沉重的车子下山更难了,一旦把控不住车把,人就会被车子带倒。所以到了陡坡处,除了我爸,其余的人都不敢往下推,我爸便一个个将车子

送到平缓处。大家都欠我爸一份人情,见了我爸都喊师傅。那时村里唯一一位高中生也在小车队里,每次我爸去他家里喊他一起出工,他母亲都笑脸迎出来,说,娃,快出来,你师傅来了。

我爸读书不多,是个粗人,被高中生喊做师傅,心里别提多美了。高中生后来成了村里会计,接着又调入乡政府做了领导。我爸每次提起高中生都说人家是他徒弟,每年过年还喊人家来我家喝酒。我妈总说我爸傻,肩膀不一般齐就别充朋友了,一头热的朋友有啥用。但我爸不听,依旧我行我素。

有一次我爸去乡政府办事,跟人说起他是某某领导的师傅,当年在一起推过小车。这段经历,高中生似乎不愿意听,后来渐渐疏远我爸,但他越疏远,我爸越和他走得近。

后来,我问我爸,那个高中生平日高高在上,根本看不起平民百姓,你干吗还要主动高攀他?

我爸说,谁高攀他了?他当再大的官,咱又不求他办事,他的官职对咱来讲,就是个摆设。原来我爸一直把他当兄弟,压根没把他当领导看。我爸说他疏远我,那是他的不对,我

父爱篇章

□ 贾文华

自行车

一圈又一圈,一程又一程。好比倔强的老黄牛,自打跨出家门口,一门心思朝前跑。把我从春秋驮到秋。

一轮又一轮,一轴又一轴。亦如前后轱辘的大纺车,缠着星月,裹着尘土,卷着乡愁。

收起有限的光阴,放出无限的前途。把我自幼年的懵懂,载入如歌的锦绣。

启蒙

连环画有多少篇幅,童年的晴空,就有多少窗口。

那个世界,给予我云彩、季风、彩虹……

那个年代,父亲时常公出。行囊多重,都会买一些小书。

我家餐桌清贫依旧,书桌上读物却日渐丰厚。沉浸在微妙的启蒙里,我在书海中尽情畅游。

父亲,仍在远方奔走——

多年后,眼前尽是万水千山铺就的绿洲。

小圆桌

每次返乡,我都专门赶回那间小屋,探望。

你还好。只是桌面中间裂了缝儿,像一条不能合拢的恶瘡。

你陪我写了十年诗歌,你陪我望了三十个星空。

你最懂我胳膊肘的酸,与父亲的仰视,没有可比性。

疏远他,便是不仗义了,我不能自己瞧不起自己。我爸就这么犟,骨子里一直有股儿推小车的劲头,八头牛也拉不回。